

评书

十二金錢鏢

宮白羽

原著

宮以仁

改編



十二金钱镖

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75 字数: 816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册

*

ISBN 7—5378—0005—7/I·5

书号: 10397·180 定价: 9.95元



作者画像

序

吴云心

官白羽的哲嗣官以仁，为出版白羽的《十二金钱镖》，（改编为评书）来函囑为写一篇序。作为白羽的老友，我确实感到高兴。白羽故去近二十年，他的作品又出版了，这是我第一个没有想到；由我写序，则是我第二个没有想到。

二十年代末，我和白羽就熟识了。当时我们都在新闻、文化界活动。一九三九年，白羽出版《话柄》，他曾要我为它写序。我在那篇序里，为了说明《话柄》的悲剧性背景，只是写了我和白羽同为一家报社作秘书时一些哭笑不得的事。至于他写武侠小说，却未曾要我写序。白羽经常表示，他是在不得已之中写了些他从来不想写的东西——武侠小说（他过去用的名字是官竹心，写武侠小说后才一直用“白羽”）。而他身后，反而以此定了身份，被称为“武侠小说家”。这个“美谥”，虽无褒贬之意，但是，我认为，他如在世，会引以为憾的。

尽管白羽自己本不想写武侠小说，但是他的小说终是一个时期的出色之作。他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显示了作品的不平凡。他所写的人物，没有神不神人不入的所谓剑仙奇侠，也没有飞簷走壁杀富济贫的夜行人，更没有为什么忠臣保镖的“义士”，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仅仅与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身武艺而已。他的小说里没有什么凶杀恶斗的刺激读者

的情节，而是写富有人情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往往不惜笔墨塑造人物，无论是学习武艺还是交手打斗，书中的人物总有一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样的人物性格便与白羽本人相似，他在治学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常在他笔下人物身上体现。白羽并不懂武术，但他为了写小说，向内行学习，积累了武林知识。他在解释拳经、描写打斗场面时，用的都是真正行家的语言。这些，当是他的作品能获得群众的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白羽具有新文艺写作的扎实基础，他写武侠小说，仍然运用了新文艺写作技巧。据他自己说，他极力借鉴大仲马的手法（我想，或者还有借鉴塞万提斯之处），而扬弃中国陈旧韵武侠说部的俗套。实际上，他在自觉地对武侠小说作了改革，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自创了一派。

官白羽早年贫困，家庭负担很重，但刻苦自学，致力于新文学创作。他同鲁迅先生有过联系，文艺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但是，命运使他“自封其面”，不得不写武侠小说，结果反以写武侠而成名，这正是旧社会从事写作者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剧！但是，一个作者的思想倾向，总是要流露在他的作品之中的。白羽的武侠小说，尽管是在他不愿写又不得不写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但也不是无生命的文字游戏，那里面浸透着他的真实情感，表达出他的思想倾向，这正是他的作品生命力的基础。

解放后，白羽被选为天津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生活安定了，他得以专心致志地去钻研金文甲骨。五十年代后期，他曾同我去拜会天津研究甲骨文的老前辈王襄先生，讨论了他的心得。他孜孜不倦地读书、写笔记，一心想以研究甲骨文的成绩冲淡他始终不愿获得的的确

获得的写武侠小说的声誉。但是命运一样未容他个人的安排，他在他的研究成果有待问世之前故去了。这时正是“文革”初期，他也算幸运地免受冲击，但他的作品、书籍和遗著均遭浩劫。他新买的木版《皇清经解》被当作“四旧”焚毁，从我家借去的《世界文库》第六集也不知去向。我所存的《世界文库》缺少了第六集，这也算得一个创痕，它却是纪念老友的一个创痕。白羽的武侠小说被毁，我还不不太痛心，他在晚年刻苦钻研金文甲骨一大批手稿的遗失，我却十二分惋惜。因为我记得，他和我谈到他的研究心得，有些见解是突出的。如古字可能有音符的考证，发音与文字的关系等等都有独到见解。倘若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得以完成，那么他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必然远于过去写的小说之上的。

“浩劫”期间，我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冲击。因为有白羽这么一位朋友，便又多了一条被“批判”的罪状。今日作为他的老友，为其作品写序，不禁感慨万端。我欣喜地看到，人们从极“左”的恶梦中清醒过来。当阳光雨露铺满大地之时，枯骨也会受到恩泽。不少关心白羽的同志重新评价他的作品，尤以姜德明、冯育楠等同志对白羽的公正、深刻和热情的评价使我深受感动。

白羽去世近二十年了。二十年后，他的武侠小说又被人们找出来出版，值得庆幸。但是他的金文甲骨研究，知者不多，手稿遗失殆尽，这却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至今，我仍然希望他的这部分手稿未成灰烬，迟早还有被发现的那一天。到那时，我愿再为它写个序。

一九八五年元月

目 录

序

吴云心

- 第一回 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
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 (1)
- 第二回 湖畔扬镖两逢贼探子
夕阳鸣镝三斗藤蛇棒…………… (26)
- 第三回 浴血战群寇铁牌亏功
长笑拔镖旗飞豹留柬…………… (52)
- 第四回 胡孟刚获罪含冤入狱
俞三胜全交仗义赴援…………… (88)
- 第五回 探虎口劫质突重围
闻马嘶窥垣得一线…………… (125)
- 第六回 两番探古刹贪功被擒
三度讯真情扯谎受辱…………… (142)
- 第七回 夜脱匪窟智运寸钉
路逢女侠恩怀一剑…………… (170)
- 第八回 卖艺择东床招来地痞
拔刀救官眷巧识玉郎…………… (197)

- 第 九 回 庙会挥拳父女拒捕
庭馆比武夫妇反颜…………… (230)
- 第 十 回 折弓启隙闺谗走杨郎
仗剑寻夫窥窗见彼美…………… (266)
- 第 十 一 回 悲穷途覆巢燕投环
恨薄倖柳叶青绝裙…………… (296)
- 第 十 二 回 负气除奸英雄受欺给
赔情话旧鸳侣庆好合…………… (328)
- 第 十 三 回 献贄登门见拒一老
探园窥技被辱双童…………… (347)
- 第 十 四 回 伪扮采花牝贼施毒计
空操利器羽士中阴谋…………… (378)
- 第 十 五 回 毒发药误英雄齐恨
扶伤救死壮士徒劳…………… (403)
- 第 十 六 回 逆旅瘞遗尸孤魂独吊
武林重然诺远道投书…………… (429)
- 第 十 七 回 读遗囑耿白雁滋疑
恨负约玉幡杆盗剑…………… (457)
- 第 十 八 回 利刃失中途邀援北返
争堤兴大狱败诉成仇…………… (483)
- 第 十 九 回 贤守秉公褫职殒命
门客仗义护眷避贼…………… (511)
- 第 二 十 回 探庄图刺麻雷被拳毆
登车避贼嫠姑争前路…………… (541)
- 第 二 十 一 回 一步来迟红颜被擄
三更人静窃刃全贞…………… (563)

- 第二十二回 群寇涎色溅血斗萧牆
双雄驰援连弹攻玉虎…………… (586)
- 第二十三回 绿野荒村避仇失伴
孤男弱女绝地潜踪…………… (610)
- 第二十四回 覆巢奔异方孤檠洒泪
避嫌离客馆单舡投亲…………… (634)
- 第二十五回 觅枝棲投亲遭白眼
怜弱质假馆试为媒…………… (662)
- 第二十六回 孤踪暂寄软语买欢心
别燕归巢良缘成凤缔…………… (684)
- 第二十七回 试嫁衣姑嫂戏调舌
展鸾带闺阁偷弹泪…………… (705)
- 第二十八回 小闹洞房白鹤献喜蛋
大闹吉筵檀郎醉春宵…………… (726)
- 第二十九回 十二金钱六路遍访镖
一豹三熊多方故示警…………… (741)
- 第三十回 探贼巢九股烟作响导
露马脚二房客诈镖师…………… (756)
- 第三十一回 抵隙捣虚金蝉惊脱壳
捕风捉影白刃误相加…………… (769)
- 第三十二回 拨草寻蛇巧解暗语
临河买渡偶遇骡夫…………… (789)
- 第三十三回 歧途问路紫旋风逞威
荒堡探径九股烟显能…………… (813)
- 第三十四回 三镖客结伴探贼巢
九股烟孤身战群盗…………… (845)

第三十五回	藏身青纱帐乔茂被围 暗探古荒堡镖客遇险……………	(861)
第三十六回	得报警俞剑平登场 闹店房九股烟示威……………	(884)
第三十七回	寻声索隐飞狐窥豹斑 先礼后兵镖客捣空堡……………	(901)
第三十八回	泥塘设陷阱群英贸进 芦泽埋伏兵强贼诈退……………	(922)
第三十九回	巧设梅花桩群豪竞渡 轻挥吴钩剑苏老凌波……………	(942)
第四十回	飞豹子一战潜踪去 丁云秀单骑助夫来……………	(964)
第四十一回	俞剑平初访火云庄 武胜文邀会北三河……………	(982)
第四十二回	十二金钱惊闻旧友 插翅豹子欲寻前仇……………	(999)
第四十三回	袁师兄怀恨访同门 俞夫人以诚会故人……………	(1010)
第四十四回	五师兄无心得豹迹 六师弟有意避嫌疑……………	(1028)
第四十五回	伉俪践约会斗群雄 飞豹负怒背弃同门……………	(1041)
第四十六回	丁云秀谦辞求镖银 胡跛子拔刀掷飞豹……………	(1061)
第四十七回	北三河双雄齐角斗 火云庄神梭全倾巢……………	(1086)

第四十八回	双凌燕援豹传书柬 红胡子帮俞找银镖……………	(1106)
第四十九回	金钱镖偶遇杨玉虎 飞豹子毒投诬告信……………	(1124)
第五十回	陆嗣源剪径遇生父 黑沙掌寻镖劝亲儿……………	(1141)
第五十一回	陆锦标巧探飞豹踪 射阳湖智觅镖银迹……………	(1169)

第一回 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 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

江苏海州以西有一座云台山，山脉绵延，与鹰游岭西连山相接。登山东望，波涛万顷；山麓清流斜绕，旁有小村，负山抱水，名叫清流港。全村疏疏落落，只得三五十户人家；中有大宅一座，小园广场杂植竹石，似别墅非别墅，实是名镖师十二金钱俞剑平的私宅。

俞剑平生平以拳、剑、镖三绝技蜚声江湖。他的十二只金钱镖，尤其是武林一绝。所谓金钱镖，就是平常使用的铜钱，不磨边，不刮刃。俞镖头如遇劲敌，只借手腕一甩之力，可以上攻敌人双眼，又能打中敌人三十六处大穴。江湖上会打金钱镖的，不能说没有人，但两丈见准的，便已少见；俞镖头腕力惊人，可以打出三丈以外，攻敌人穴道，百发百中。由此俞剑平赢得一个绰号，叫做“十二金钱”。也有人叫他俞三胜，这是指他的拳、剑、镖三种绝技。

俞剑平依仗这三个绝技，争雄武林，所向无敌。步入中年时候，他便在江宁府创办了一座安平镖局。那镖旗就绣着十二枚金钱，做为标帜。

俞剑平当初创业，也不免遇到草莽豪杰跟他为难；但都敌不过他的这双拳、一剑、十二金钱。经过多次较斗，俞剑平树下了威名；他这杆金钱镖旗，便在江南道上畅行无阻。

俞剑平为人坚韧，心性热，眼力真，交游很广，人缘极

厚；又有贤内助相帮，不但能创业，而且善于守业。他在成名之后，心想：登得高跌得重，盛名难久，遇事更加格外谨慎，待人越加谦和；就是武功也不敢稍有松懈，每天仍然与众弟子勤学苦练。二十年来，小心翼翼，幸而没有受过什么大的蹉跎。

但是，时光催人，壮士已到暮年。俞剑平到了五十三岁的时候，心想明年便逢暗九，便起了退隐之心。

所谓“暗九”，是说年龄正是“九”的倍数，例如五十四岁，正是六“九”五十四，就叫逢着暗九。

俞剑平已经名利双收，便与妻子丁云秀商议，择了吉日，把镖局收了市，来在这云台山下，买田筑舍，从此封刀归隐。他把几个弟子也带在家中，早晚指授他们武功，期望这几个弟子精研拳、剑、镖三绝技，将来昌大门户，报答先师恩德。

俞门弟子共有七人。大弟子铁掌黑鹰程岳，字玉峻，三十二岁，掌力很强，善使金丝藤蛇棒，武功造诣颇深，早就在镖局押镖出马，现在留在师门替师父料理身边琐事。二弟子左梦云，武功较大师兄稍差，也能独当一面。三弟子奚玉帆业已出师回乡。四弟子杨玉虎，虽然只有十九岁，却是自幼投师，学艺已经十载。五弟子石璞，二十岁，告假回辽阳原籍完婚去了；他父亲名叫白马石谷风，也是武林中人物。六弟子江绍杰本是富家子弟，从小多病，奉父命投入俞门，习武健身。七弟子武凌云，现因母病，告假省亲去了。

目下侍从师父归隐的弟子，只有程岳、左梦云、杨玉虎、江绍杰四人。

俞镖头家中人口不多。妻子丁云秀，原是俞剑平师父的女儿，也精通武技；当年创业，俞剑平得到妻子的很大帮助。俞氏夫妇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女儿俞瑛已经出嫁江宁。儿子俞瑾，才十七岁，武功已经卓然可观。俞瑛头胎生个男孩，俞氏夫妇派儿子俞瑾打点礼物，到江宁看望胞姐去了。

俞镖头归隐云台，转眼间已经半年有余。这一日，正当春暮，山花早吐新红，野草遍绣浓绿。俞镖头吃过午饭，携带江绍杰出门散步，慢慢走到港边。这时，春风微漾，清流如锦，长竹弱柳，在堤边争翠；倒影映在波面，随清风皱起碎碧。远望山颠，只见一片青苍，衔云笼雾。在这边湖面上，有几艘帆船摆来摆去，望过去好象戏水浮鸥。师徒二人闲来无事，观望野景，心旷神怡。

水面忽然驶来一叶小船，船夫老何大声叫道：“老镖头，今天闲在，何不坐我的船到西港听戏去？人家说这个戏班有个好武生，功夫硬极了，你老看看他的功夫到底怎么样？”俞镖头正犹豫，经不住江绍杰又一阵鼓弄，便登上了小船。

船走出不远，背后突有一只小船飞快追来，船上有人大叫：“前面船慢划。老当家的，家里来客啦！”

俞剑平回头一看，原是家中的长工李兴。俞剑平一面教船夫老何停船拢岸，一面问：“来客是哪一位？”

李兴说道：“有名帖，留在程大爷那里了，说是镖行熟人。程大爷教我催老当家的赶快回去。”

俞老镖头笑了一声，听戏作罢，只好弃船登岸，往家中走来。俞镖头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已见四弟子杨玉虎迎出，向老镖头说道：“师父，海州振通镖局铁牌手胡孟刚胡老镖

头，看望您老来了。”

俞剑平一听，立刻含笑说道：“我道是哪位呢，原来是胡孟刚二弟来了。我正想念这班老朋友呢。”说着直奔客厅走来。

江绍杰赶快抢步掀帘，俞剑平来到屋内，只见老友胡孟刚，依然穿的是江湖道上那种行装：二蓝川绸长衫，长仅掩过膝盖，大黄铜钮扣，下穿白布高腰袜子，一双福字鞋。这位胡镖头面如紫酱，苍黑胡须，二目有神，正跟大弟子程岳、二弟子左梦云，大声说话。

俞剑平抱拳说道：“二弟，久违了。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到这野水荒村里？”未等客人答话，俞剑平看着桌上、椅上堆置着的礼物接着又说：“二弟，你这是做什么？老远来了，还买这些东西？”

铁牌手胡孟刚急忙站起身来，大笑着举手还礼说道：“老大哥，真有你的。难为你怎么寻来，找到这么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隐居纳福。你把老朋友都抛开了，连小弟也不给个信。哈哈，我偏不识趣，竟找上门来。老哥哥，你说讨厌不？”

俞老镖头举手让座说道：“请坐，请坐。去年我在江宁，把镖店收市时，所有一班老朋友，全请到了。那时候，老弟你正往福建走镖。就是我用金牌调你，你也未必敢半途返回，你反倒怪我不请你么？”

铁牌手大笑道：“你请我，我偏不来；你不请我，我倒找上门来了。没什么说的，我带了些金华火腿、绍兴女贞，你得教你的厨务好好做一下，咱们哥两畅快喝一回。”

两人落座，众弟子侍立一旁。俞剑平问道：“二弟近来

镖局买卖可还好？自我歇马以后，可有什么新闻么？”

铁牌手一拍膝盖说道：“有什么好不好，不过是为本柜上一班镖师、徒弟所累，不得不撑着这块牌匾罢了。论我的心意，何尝不想追随老哥，也把镖局买卖一歇，讨个整脸。无奈此刻是欲罢不能，只好听天由命，早晚栽跟头算完！”

胡孟刚嘴里说着闲话，神色上却似有什么疑难不决的事情，一时不好贸然出口。

俞剑平久涉江湖，饱经世故，察颜观色，已经料到几分，遂开言引逗说道：“二弟，难为你远道而来，想必是镖局清闲，何妨在我这里宽住些时日？我自从来到这云台山，半年以来，除了练功夫、教徒弟，闲着就游山逛景。每每想念起一帮老朋友来，又不免觉得寂寞。二弟好容易来了，我万分欣喜，你务必赏光，在此多盘桓十天半月的，好好看看我们这地方的野景。”

胡孟刚满腔急事，一时没法开口，蓦地脸上一红说道：“你先别和我规定住多少天，我还不知道还能混过多少天哩！”

俞剑平嗤然一笑道：“何至于此？二弟你有什么混不下去的事，大远地跑到我这里来说这短气话？二弟你素性豪爽，有什么话，尽管痛痛快快地讲吧，不用转弯了。”

胡孟刚瞪着眼，看定俞剑平说道：“你教我说么？我就说。我这次远道而来，不尽是为请你吃火腿、喝绍兴酒，我正是有求于你。老哥哥，我正有为难之事，你必得助我一臂之力。”

俞剑平笑道：“我说如何，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老弟，你我一、二十年的交情，非比寻常，你有为难的事，我

能袖手不管么？不过我先讲明，你要是用钱力，万儿八千的，我还拿得出来；再多了，你给我几天限，凭老哥哥这点脸面，三万、两万，也还有地方凑来。你要是用人力，我这回歇马，跟前四个徒弟，有两个能够出去的，用人再多了，我也还能替你邀几位成名的好汉帮场。可有一样，我已经封刀歇马，再不能多管江湖上的闲事了。”

俞剑平说着，把右臂一伸道：“这一臂是人力，我有四个徒弟。”又把左臂一伸道：“这一臂是财力，我有小小三、两万的薄产。老弟你说吧，你要我助你哪一臂之力？”俞剑平却又把脖劲一拍说道：“老弟要借我的人头，那可就恕我不能从命了。我今年五十四，我还想多活几年，我是再也不想出去了！”

铁牌手一听，不觉愕然，心中暗想：“我这算白碰钉子！”他强笑一声道：“老哥哥，我真佩服你！莫怪你名震江湖，你不只武功胜人，就是你这份察颜观色、随机应变的本事，也比小弟高明得多。小弟是枉吃五十二年人饭了。难为你把小弟的来意，一猜就猜个正着。只用三言两语，就把我这个不识进退的傻兄弟，硬给闷回去了。咱们什么话也不用提了，咱们是后会有期。事到急难，那些素日口称与我胡孟刚有交情的朋友，全没交情了，只给我软钉子吃。我就干脆干脆听天由命好了。”

当时，铁牌手把袖子一甩，站起身来，向俞镖头一躬到地说道：“老大哥，你老坐着，咱们改日再见！”

俞剑平手拈白须，笑吟吟看着胡孟刚负气告别，并不拦阻。后来看见胡孟刚真的已经掉头出门，这才发话说道：“胡二弟，请回来。你就是挑眼生气，要跟我划地绝交，你也得